

• 医学史 •

中外医药交流史略

耿 庭

中外医药交流，源远流长。中国古代的医学家，既把中国的医药无私地对外传播，又善于吸收外来的医药文化，使之互相渗透，不断提高。

中国医药学的形成是我国各地区、各民族医药学术和经验的总和。远在《内经·异法方宜论》上就已有记载：“东方之域，……海滨傍水……故砭石者，亦从东方来”。“西方者，金玉之域，沙石之处……故毒药者，亦从西方来”。“北方者，天地所闭藏之域也。……故灸焫者，亦从北方来”。“南方者……雾露之所聚也，……故九针者，亦从南方来”。“中央者，其地平以湿……故导引按跷者，亦从中央出也。”“故圣人杂合以治，各得其所宜。”这不但充分反映出祖国医学是各地区各民族医药的总和，而且也反映出了不同时代的生活情况，从而可以理解出我们祖国医药形成的长期性、曲折性和复杂性。

从《神农本草经》里，也可以看出这一迹象来，如胡麻、葡萄，相传是张骞沿着丝绸之路带回来的，佳良品种的薏苡是马援从交趾带回来的，它们很快就被广为种植和应用起来，并吸收到历古相传的本草书籍里去。

中国医药对域外的传播及其贡献

中国医学的对外流传，虽由来已久，但明确记载始于汉代。至南北朝，中外医学的交流更进一步，后魏时敦煌人宋云，到西方求法，在行记里曾经有如下的一段记载：“神龟二年（即梁武帝天监十八年，公元 519 年）十二月初，入乌场国……国王见大魏使来，拜受诏书……王又问曰：彼国（即指中国）亦出圣人否？云具说……华佗治病，左慈方术。如此之事，分别说之。”（见《维阳伽蓝记》卷五）。乌场国在北印度，可证六世纪初，印度已经知道了中国的杰出名医。

公元五六二年，吴人智聪，携明堂图及医书往日本，使针灸在日本得以传播。

唐代义净法师，自述在印度二十年，以祖国方药，为人治病。在《内法传》卷三里说：“若患热病者，即熟煎苦参汤饮之为善，茗亦佳也。自离故国，向二

十余年，但以此疗身，颇无他疾”。可知当时中国医药已为印度人民的健康服务。

此外，在唐朝以前，中医药就传到了朝鲜、安南等国。

唐代的造船工业，比较进步。因此，药物的交流，大都是由海路上来往。有些宗教家，往往采取西域的道路来往，便是由敦煌经过今日的新疆，转往印度和波斯阿拉伯。这些宗教家，一方面把中国医药带到国外去，同时又把国外的医药传播进来。因为佛教徒必得精通五明学，方能算是高僧大德，必得具备了这种水平，才有出国交流资格。五明学里有一种是“医方明”，就是治病的学问。因此，东方与西方之间的医学，便由宗教家的传播，更进一步地交流起来。

在我国唐代以前，日本虽然有人把中国的明堂图等等带去，但是无人传授，也谈不到学术和理论。隋唐的时候，日本派了很多的留学生到中国来，同时又千方百计地把中国专家请过海去讲学，传授医道。如鉴真和尚便是其中代表。

鉴真是初唐精通五明学的高僧，住在扬州的大明寺（即今日的平山堂），他对于医学和佛教的律宗，都有独到的研究。此外对于建筑学和美术工艺（如雕塑、绘画、服饰），以及文学艺术（如书法、语文学）等等，也很精通。天宝二年，他接受日本学问僧的请求，历经艰辛，东渡日本。把医药学和其他学问技术传授到日本。

号称中东医圣的阿维森纳，摄取东西各国医学的精华，其中包含希腊、罗马、埃及、印度、中国等等。在十一世纪初年写成了不朽的名著《医典》。根据《医典》记载，可以看出，许多内容都是从中国医学里获得的，如脉象名称；如知道糖尿病的尿甜；如认识循衣摸床是凶象；如鉴别麻疹红润者吉、黑陷者凶等等诊断上的重要关键。在治疗方面的，如用烧灼法治疯狗伤；如灌肠术；如水蛭吸毒；如吸角法（郁血疗法）。在药物方面，该书记载的八百余种中，很多是中国所产的药物。

宋代自开宝元年（公元 968 年），诏置舶市，四年（公元 971 年）置市舶司于广州，药物的互市，也由市舶司负责。根据《宋会要》的种种记载，中国特产药

品,经过市舶司,由阿拉伯人运往西方的(包括亚、欧、非等国家)有:朱砂、人参、牛黄、茯苓、茯神、附子、水银等百余种。

其中如牛黄一药,当时颇为国外所重视,阿拉伯名医阿文左阿(死于1162年)在他的笔记里,有深信“解毒石”(彼土称牛黄为解毒石)功效的记载,在后来的药物学上,牛黄亦颇占地位,最初的《伦敦药典》,都曾收载过此物。

中国药物的出口,在元代也是很旺盛的。当时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曾来中国。他归国以后,把所见所闻述成一部游记,其中谈了不少医药的问题。谈到姜、茶、高良姜、大黄、麝香、肉桂等等。间接的对中国药物向欧洲做了一次介绍。

在明朝初年,朱棣曾经派三保太监郑和七次下南洋和西洋,足迹及于亚、非等洲,把大量的中国药物带出去,并把海外的珍禽怪兽、奇花异草,带回中国来。当时把从海外带回的禽兽、花草移植和饲养在南京狮子山下天妃宫旁的静海寺里。这对中西医药的交流起了传播作用,丰富了中国本草的内容。后来李时珍到南京,曾特为到静海寺考察过,扩大了他研究的范围。

明代日本医生到中国留学的,有竹田吕庆、吉田宗桂、吉田意休等,以后均成日本医学名家。曲直濑道三则以提倡李果、朱震亨的学说,被称为日本医学中兴之祖。朝鲜也经常派医生到中国学医,现存的《医学疑问》一书,就是朝鲜御医崔顺立和中国医生交流经验的记录。1443~1445年由金礼蒙等编成《医方类聚》三百六十五卷,1613年朝鲜刊行了许浚所编的《东医宝鉴》,这都是中国医学在域外的发展。

迨至清代,俄国曾专派人来,学习种痘防疫的方法,这在俞理初的《癸巳存稿》以及《癸巳类稿》里,记载得很详细。

十七世纪,我国针灸已传入法国,据法国戴漠让作《中国针灸医学研究》所载,天主教士在十七世纪时,曾将中国针灸医学,向法国作了介绍;一八二五年白而尼欧博士及巴黎大学教授克鲁阶博士曾经用针灸治病等等。在解放前,刘永纯博士曾到法国考察过,回国后写了一篇详细的记载,登在《医药学》杂志上,这正说明了针灸疗法对世界上的贡献。

李时珍所著的《本草纲目》,欧洲国家曾竞相翻译,这对于世界医学,是有重要贡献的。

外来的医药及输入后的情况

印度的五明学,医药居其中之一。北周明帝二年

(公元558年)撰那拔陀罗,在长安婆伽寺,闍闍那耶舍,译《五明论》一部,更由耶舍崛多,闍那崛多等传译,沙门智仙笔受。乃系统传入的印度医学,借此论早佚。又《梁七录》有《摩河出胡国方》拾卷,《隋志》更著录汉译胡方十一、二种之多。可见祖国医学在不断发展中,也善于吸收外来的文化。

《高僧传》里曾记载外籍人于法开与医药有关的事略。于法开是以印度医学为主的,但也结合了中国的诊法和针灸汤液,并把印度的医理,归纳在中国医学的理论体系里进行运用。

支法存是汉化的胡人,生长广州,精于医术。永嘉南渡,士大夫不习水土、多患脚弱,惟法存能治疗,且颇有疗效。《梁七录》有《支法存申苏方》五卷,已佚。然《千金方》、《外台秘要》、《证类本草》等书中,尚屡见《支太医方》。此外,如深师、胡道洽等胡人亦精通医术,并有方书传世。

唐代,胡医来中国更多,尤其在眼科方面,已经有了手术器械。如金篦,就是眼科决障的器械。《涅槃经》中曾有“是时良医即以金篦决其眼膜”的记载。金篦也有译成金簪者。

自从印度的《发树菩萨眼论》翻译成中文以后,印度的手术和中国原有的整体疗法便具体结合起来。并且在当时已能制造精巧的假眼。

随着中外往来的频繁,输入的药材也渐增多,号称诗书画三绝的郑虔,把域外传入的药物,依原来疗效,加上中医理论说明,编成了一部《胡本草》。五代时、汉化了的波斯人李珣,更将海外传来的药物,编纂并加理论解释,写成一部《海药本草》。这两部书对后世的本草学起了很大的丰富作用。

到了宋代,因为受阿拉伯的影响,药物制剂有一定的改进。如“丸衣”,便是阿维森纳所创,以金银箔为丸衣,意在加强外观上的美感和保护药效,传入中国以后,很快便推广使用。不但采用金银箔,同时也广泛采用朱砂、青黛等,其作用尚有一层意义,就是发挥丸衣的治疗作用。后来许叔微也采用了这一方法,他所著的《本事方》中的念珠丸是用蛤粉为衣的。明代邓景仪的冰梅丸,是用葛根为衣,这些都是从金银箔的用法变化而来的。

舍利别,近似于现代的糖浆。相传撒麻尔汗人马薛里吉斯善制。舍利别在朱丹溪的《局方发挥》有记载及解释。考丹溪生于马氏在镇江作官之后四年(1281年),且因求学,曾过南徐(今之镇江),可见此方法乃马氏先传于中国南方。马氏制造入贡的舍利别,有葡萄、木瓜、香橙等种。《镇江府志》上注明是“官给

船马入贡”，可见对这类制剂的重视。

还有一种制剂，虽然很早就入中国，但在明末才开始正式制造。且更以中药为原料，做成若干新制剂，这就是“花露”。

《泰西炼制药露法》是明代万历年间，意大利传教士熊三拔系统地介绍到中国来的，在他口授、徐光启笔释的《泰西水法》一书里，有如下记载：“今用诸水，皆诸药之精华，不待胃化脾传，已成微妙，才于下咽，即能流通宣越，泌入筋脉，裨益弘多。又蒸馏所得，既于诸物体中，最为上分，复得初力，则气厚势大焉”。赵彦晖介绍药露的治疗功效说：“轻清之品，宜于气津枯耗，胃弱不胜药力，与夫伤阴化燥之症”。赵学敏在编著《本草纲目拾遗》时，搜集药露二十余种，并有论述。

花露不但用于治病，而且也用于卫生方面，在康熙的《庭训格言》里，有如下记载：“若遇不得好水之处，即蒸水取其露，烹茶饮之，译布尊旦巴胡突克图，多年以来，所用皆系水蒸之露也”。从同书的卷六里，可以知道康熙的蒸水为露是得自西法。

医家更从这一事实里，悟出了用蒸馏水来煎药。

显然，上述药物的制作都是从《泰西水法》、《物理小识》等书中衍变出来的。

最后，谈一下外来药物中药化的情况。早在秦汉时代，沿着丝绸之路的通商，药物也随之进行了交流，不但药材直接使用，而且也将种子传播种植，如

胡麻、西瓜、胡瓜（黄瓜）以及后来的胡椒等，还在名称上留有其原产地的痕迹。再如唐代传入而载入宋代《开宝本草》的补骨脂，便留下破故纸的音译名。补骨脂尚有胡韭子（徐表《南州记》）、婆固脂（《药性论》）等名称。前者可反映地域与药材形态，且声音相仿；后者为会意谐声名。据马坚教授告我，胡芦巴也是阿拉伯的译音。曼陀罗花，是梵音的译名。番木鳖、倭硫黄、东洋参、西洋参，也都留下了原产地的痕迹。《博物志》载：“汉张骞出使西域，得涂林安石国榴种以归，故名安石榴”，为说明这种个儿大、子多的品种，与开花而果实小者有所不同，故特别加上了代表地域的“安”字。乳香、没药很早即已传入中国，乳香载入《名医别录》，没药载入了宋代药典式官颁书《开宝本草》。上面所举的一些外来药物，在传入中国后，很快就着录于医籍，加入了中国处方中，而且用中医的理论来说明它，在临床中应用它。这既丰富了中药的品种，也增加了对疾病斗争的武器，是件大好事。

张仲景是博采众方的，假如他生得晚一些，也会把更多的外来药物载入他的著作。孙思邈是直接把印度四大学说和耆婆丸放入自己著作的。李时珍、赵学敏就更广搜博采了。假如这些先哲生存在今天，也将会高举双手、赞同中西医结合的。

时代在前进、科学在发展，中西医结合必将会取得更大的成果，为人类的健康事业作出新的贡献。

（耿刘从整理）

朝鲜东医考察团到我国访问

以朝鲜医学科学院东医学研究所副所长张斗淳为团长的朝鲜东医考察团，于一九八一年一月来中医研究院各院所参观，并与西苑医院有关医务人员进行了座谈。张斗淳团长就朝鲜东医概况做了介绍：目前，朝鲜东医学的发展方向是发展东医和东西医结合。东医

临床治病一般采用西医诊断，东西医结合治疗的医疗方式。近年来朝鲜的东医研究工作发展很快，现在东医研究所正修建5万平米的科研大楼，以加强研究工作。

《福建中医药》杂志 复刊征订·征稿

本刊由福建中医学院和福建中医学会主办，1981年起复刊。主要内容为中医论著，学术探讨，经典著作研究，中医各科临床报道，中西医结合治疗经验，老中医临床经验，医案医话，文献综述，讲座，国外研究中医药成就（译文）等。欢迎投稿。本刊为双月刊，每期定价0.25元，全国各地邮局、所订阅。社址：福州市模兜福建中医学院内。